



■ 郑石生教授

著名小提琴家郑石生教授突然离我们而去,在音乐界引起的悲哀和震动远高于社会上。郑石生教授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

郑石生教授留给我们什么

◆ 谭国璋

直接的感受是他对小提琴事业的热爱,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验;桃李满天下;人品高尚,德艺双馨。但再往深处想,郑石生教授在半个多世纪里留下的,其实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一段历史印记——他在中国小提琴事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位标杆式的人物。这历史阶段很重要,无法替代,也不能复制。郑石生教授的学习年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对中国小提琴事业来说,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他先后跟意大利籍小提琴家富华,留英归来的陈又新教授及谭抒真教授学习小提琴,后又跟苏联专家

米基强斯基学习。我们从他的几位老师的身份可以看到,正是这先后出现在他身边的几位老师,映射了当时音乐界的变迁,而不同的学派风格不仅没能使郑石生教授迷失方向,反而让他更多了解和掌握了丰富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他在以后的演奏和教学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创造性形成了小提琴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学派。这在那时我国众多专业小提琴家中,已经是非常突出与难得的。然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中国老一辈提琴家因历史原因过早脱离了演奏舞台甚至琴房教学,年轻的学生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出现过专

业断层。而以郑石生教授为代表的提琴家们恰好是这两者的桥梁。郑教授身体力行地在演奏与教学上,为提高小提琴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几十年如一日作出不懈的努力。郑教授一生为人低调。但我们决不因为他的低调而对他为小提琴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以低估。有人在教学中有一定成就,有人曾在演奏上得到过荣誉。但在小提琴发展的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在教学和演奏上都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并长期默默耕耘在音乐园地的有那么一部分人,而郑石生教授是代表人物。深深怀念郑石生教授!

有感于德累斯顿国交新年演奏爵士

◆ 许锡铭



■ 弗莱明和沃格特在德累斯顿新年音乐会上

新年伊始,对古典乐迷来说,最起劲的莫过于在电视机旁听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和德累斯顿国交PK新年音乐会了。德累斯顿国交以其荟萃轻歌剧造的特色征服了听众。蒂勒曼说得好,演了一年的严肃作品,该让听众轻松一下了。而2014年的新年音乐会,德累斯顿国交更是携手女高音芮尼·弗莱明和男高音克劳斯·沃格特,注入爵士元素,演奏了格什温和伯恩斯坦。进入爵士境界之际,指挥、唱者情不自禁会挤眉弄眼,诙谐传递乐趣,逗得听者乐开了怀。不过上海的古典乐迷们,对爵士乐感兴趣者寥寥。我每次出席爵士音乐会,很少遇到古典乐朋友。爵士、古典的听众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异类。古典乐爱好者不大听爵士乐,可是爱乐者们崇拜的古典乐顶级演奏家中,玩爵士的倒是不少。马友友曾和爵士乐小提琴家斯帝芬·格莱普里成功合作组成爵士六重奏组。小提琴女皇安妮-索菲·穆特说起爵士乐就兴

致来了,而她的前夫,钢琴家、指挥家普列文则和帕尔曼合作出过一张爵士专辑。而帕尔曼的师弟,梳着怪发型的奈吉尔·肯尼迪则是能出色游荡于爵士、古典两个世界的鬼才。爵士乐是二十世纪真正的经典。它发源于美国,独立于欧洲古典音乐自行发展其音乐体系,自成各种流派。十九世纪末,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先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演出了几场爵士乐,吸引了大批客人,由此传到了英国和法国,传遍了欧洲,乃至全世界。将爵士、古典两乐相结合的,大家知道就是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然而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却是一位先知先觉者,早在1893年他创作的《新世界交响曲》的尾声中,就用上了他在旅美期间听到的一种黑人音乐,叫“波吉·沃吉”的节奏,这种节奏后来被用到爵士乐中,到30年代才流行起来。30年代是爵士大乐队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像艾灵顿公爵、贝西伯爵、班尼·古德曼等大师。那位爵

士摇摆乐的灵魂人物古德曼是一位爵士、古典两栖的单簧管演奏家,当今的单簧管女杰,不久又要光临上海的萨宾·梅耶十分崇拜他,出过一张纪念他的专辑。由于二战的征兵令以及表演者追求个性,诞生了许多小编制乐队和以钢琴和爵士鼓为主的重奏组,爵士音乐迎来了流派纷呈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跳出了舞厅、酒吧的有限空间,成为一门音乐艺术,大模大样进入了音乐学府。有些爵士乐品种,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也戴上了“高雅”的帽子。美国大音乐家伯恩斯坦说过,爵士乐的灵魂是即兴演奏。乐手面前的乐谱只有几句基本旋律,任凭即兴发挥。听爵士因此不能像听古典那样追究结构、平衡之类,也要有点即兴心态。西方人的气息、举手投足之间常有一种“切分音式”的爵士味——耸耸肩,说声“m-hum”。我们东方人要多听,听出感觉来,让自己的音乐灵感中的气息韵律与爵士乐融通神合。

新年音乐会跨出历史阴影

◆ 周炳揆



■ 巴伦博依姆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始于1939年12月31日,每次必演施特劳斯家族的华尔兹,这些极具民族特征的曲目常被人质疑是为了配合“纳粹”的宣传攻势。创建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由奥地利的音乐界

精英组成,成员中包括奥地利国家歌剧院的乐队,在“纳粹”统治时期,乐队曾驱逐了13名犹太籍演奏员,致使他们不是死于集中营,就是备受各种磨难——“维也纳爱乐”历史上的阴暗面很早就曝光于世。“维也纳爱乐”现任总裁海尔斯伯格(曾是乐队小提琴演奏员)是第一位提出要建立乐队档案的人,1992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民主之王》的书,详述了乐队的这段遭人诟病的历史;2000年,他率团赴奥地利境内的前毛特豪森集中营演出“贝九”,由西蒙拉特指挥。海尔斯伯格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对乐队的阴暗面不加掩饰,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同。对于一

年以前披露的“送指环”事件,“维也纳爱乐”也作出快速反应:当即聘请三位持独立观点的历史学家对此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于2013年3月在其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正因为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历史上的阴暗面,在刚过去的新年音乐会期间,争议声几近销声匿迹,这对于“维也纳爱乐”十分重要,因为有一系列重要演出紧随着新年音乐会:2月和3月,乐队将在纽约卡内基大厅举行为期三周的“维也纳——梦幻之城”音乐节,演出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贝尔格的《沃伊采克》等。今年6月,“维也纳爱乐”将开赴波黑共和国首都萨拉热

近日柏林评选出了它新一年的“年度乐器”——中提琴。你一定会好奇,所谓“年度乐器”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这项活动从2011年开始,所选中的第一件乐器是备受人们忽视的低音提琴,接下来的三年里,巴松管、长号和土耳其民间特有的弦乐器巴拉玛琴依次当选为各年的年度乐器。它们的获选其实隐藏着这样的潜台词:这些乐器往往是长久被忽视的“乐队边缘”,而与每年活动对应的,正是特属于某一件乐器的大量曲目被挖掘、开拓和普及。活动主办方柏林国家音乐委员会可谓用心良苦。今年“中提琴计划”的负责人之一、柏林艺术大学的中提琴教授罗德表示:“就最近一百年作曲家新创作曲目的数量上看,中提琴已经不是我们概念里的灰姑娘乐器了,但是它与大提琴等乐器相比还是有劣势,比如学校里五到九岁的学生很少从音乐启蒙就学习中提琴。我们诚恳地建议,一个好的中提琴手更应该从很小就立定志向,而不是到了20或25岁才从小提琴转行。”于是,这次活动应景地推出了“中提琴儿童工作室”这样的新事物,旨在培养那些有中提琴演奏天赋的娃娃乐手,确实算得上视野长远。

中提琴：二〇一四年柏林的『年度乐器』

◆ 舒匀

按照计划,柏林市内的各大交响乐团、音乐厅,以及音乐学院在接下来的一年间都会配合主办方,以中提琴制琴工艺展示、公开课、音乐会(特别是中提琴室内乐)种种形式将这件乐器深沉同时不失灵巧的魅力展示到世人面前。值得一提的是,“非古典类的中提琴”是一个前人很少涉足的话题,来自柏林爱乐乐团的中提琴手马丁·施岱格纳将专注于爵士音乐的演奏,而ECM厂牌的宠儿、土生土长的柏林爵士乐队Cyminology也将和柏林国家歌剧院乐团的中提琴手让·卢卡斯·艾森伯格一起做几场炽热如火的探戈音乐。整个“年度乐器”的计划将在本月以巴洛克中提琴讲座的形式开始,各项活动跨越整整一年的时间。



新碟速递

大世界外面有人吗



Epic 两个纽约大学音乐商业专业的在读生课余时间一起唱歌、表演,先是成了校园偶像,之后歌曲《这是新年》被欢乐合唱团翻唱,近日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因一首治愈系歌曲《说些什么吧》迅速成为欧美音乐榜单上的黑马,最

碧昂斯同名专辑



哥伦比亚 最近搞突然袭击的音乐人真不少,天后碧昂斯也低调地发行了她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没有任何预热和前期宣传,空降itunes所有广告位,14首新歌连带所有MV同时公布,封面也极其简约,凸显天后霸气。

永不言败五十



永不言败 由汤米·达什在英国创立的“永不言败”唱片公司,以出版电子音乐闻名世界。上个月出版了一张收录包括Zomboy在内多名艺人23首歌曲的合辑,在BBC广播1台、6台滚动播放,风格硬朗,深受电音爱好者追捧。 赵州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备受公众瞩目。本次,巴伦博依姆指挥“维也纳爱乐”在去年12月31日晚和今年1月1日上午指挥的两场音乐会,除了给人以欢乐之外,还有一层更深的涵义,那就是“维也纳爱乐”终于跨出了自身历史上的阴影。一年以前,也正是在全球转播“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的时刻,有关该乐团和“纳粹”高官在二战期间、二战后的关系浮出水面。其中最大的一桩“丑闻”是:曾在“纳粹”当政时期任维也纳市长的冯希拉奇因战犯罪服刑20年,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刑满出狱,“维也纳爱乐”派专人向他慰问,并送去一枚指环。原来,早在1942年“维也纳爱乐”曾送给冯希拉奇一枚指环,但被他遗失了。新年音乐会本身也被人诟病。

窝,举行一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的音乐会。巴伦博依姆本次指挥了41段华尔兹,其中有一曲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和平棕榈树》属首次演出,显然是为了呼应新年音乐会的宗旨:“友谊,希望和和平”。返场节目依然是铁定的《蓝色多瑙河》和《拉德斯基进行曲》。巴伦博依姆在《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中穿过金色大厅的乐池,和每一位演奏员握手致意,彰显了“友谊”这一主题,年常旧规,演奏员齐声唱约翰施特劳斯的《埃及进行曲》(啦——啦——啦——),把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指挥新年音乐会并不容易,”巴伦博依姆在接受采访时不无幽默地说,“返场的节目永远是最重要的节目……”